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覧本

集部

柳河東集

〔唐〕柳宗元撰　〔宋〕韓醇音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一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目録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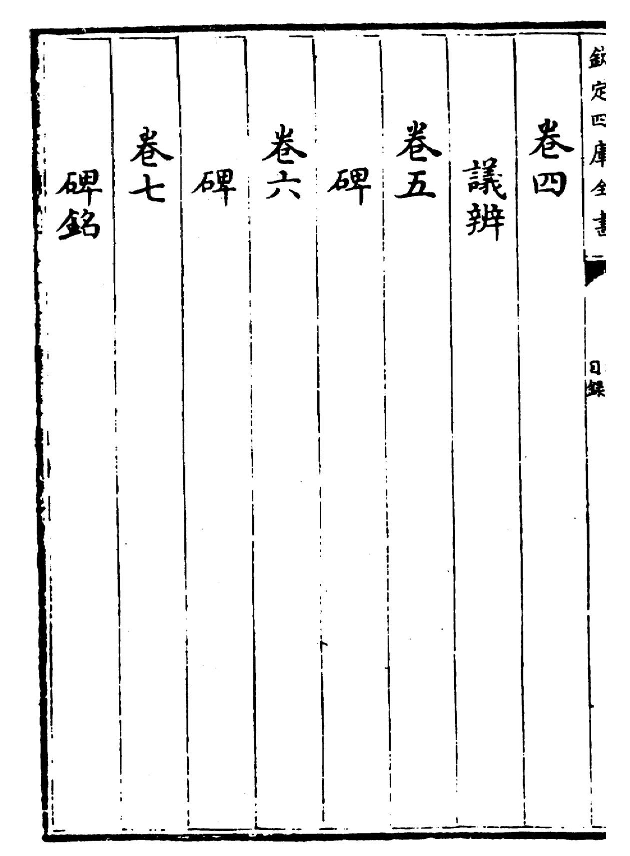
雅詩歌曲

卷二

賦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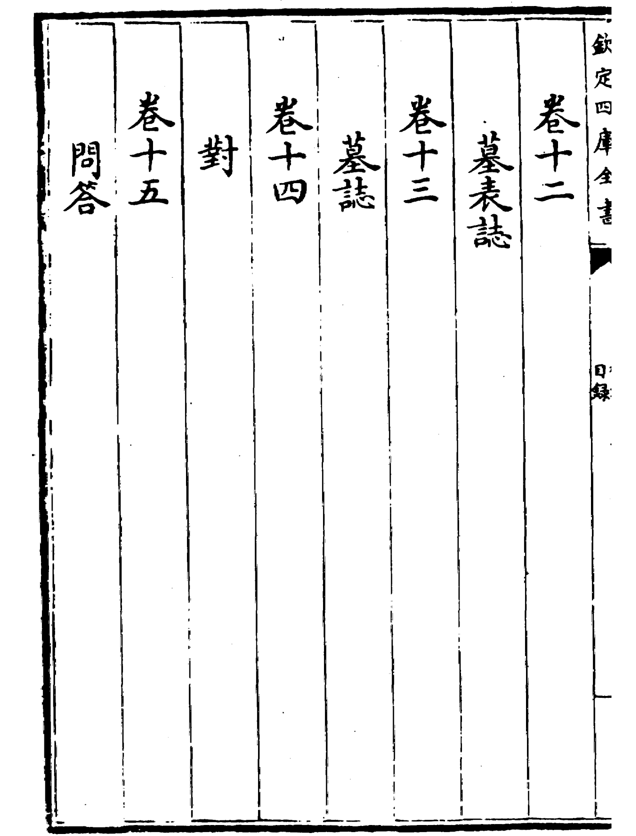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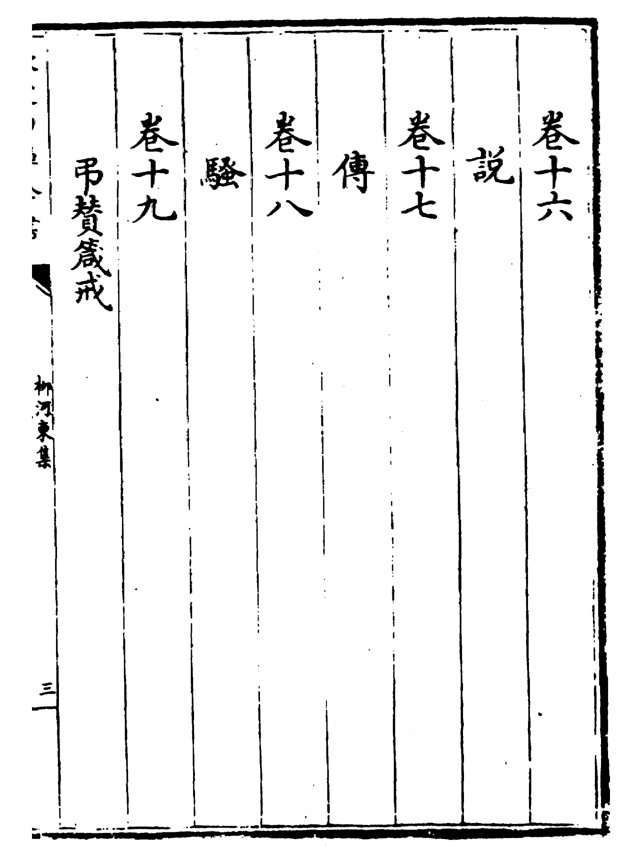


卷四
議辨
卷五
碑
卷六
碑
卷七
碑銘

卷八
行狀
卷九
表銘碣誄
卷十
誌
卷十一
誌碣誄

卷十二
墓表誌
卷十三
墓誌
卷十四
對
卷十五
問答





卷十六

說

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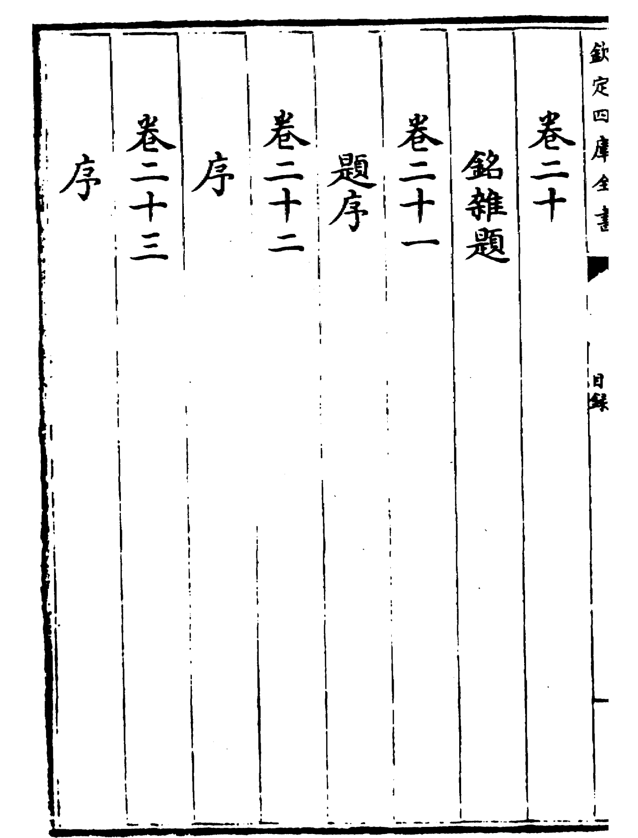
傳

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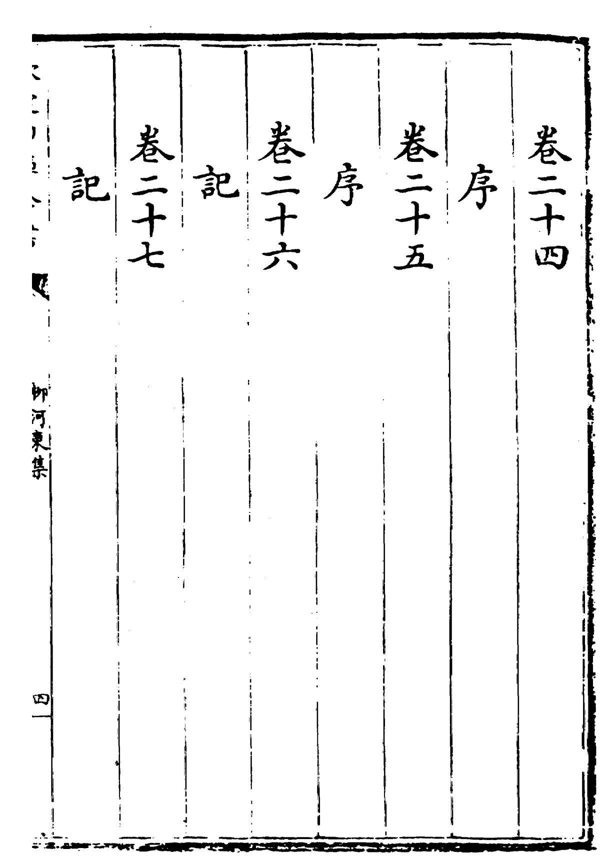
騷

卷十九

弔贊箴戒



卷二十
銘雜題
卷二十一
題序
卷二十二
序
卷二十三
序



卷二十四

序

卷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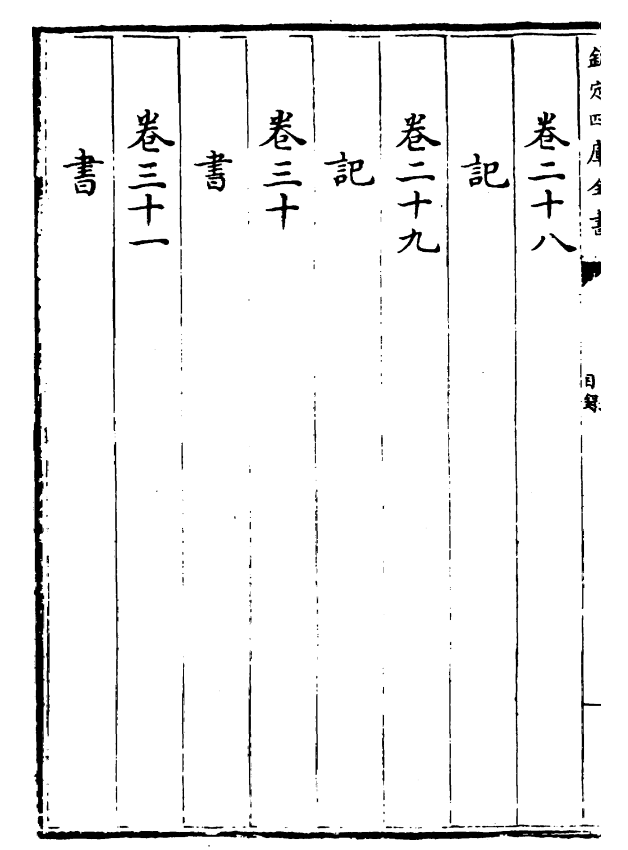
序

卷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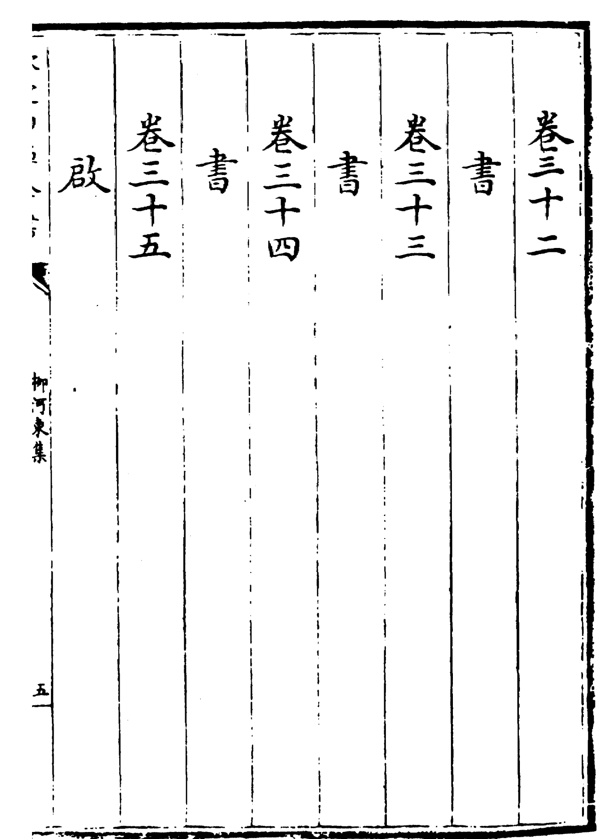
記

卷二十七

記



卷二十八
記
卷二十九
記
卷三十
書
卷三十一
書



卷三十二

書

卷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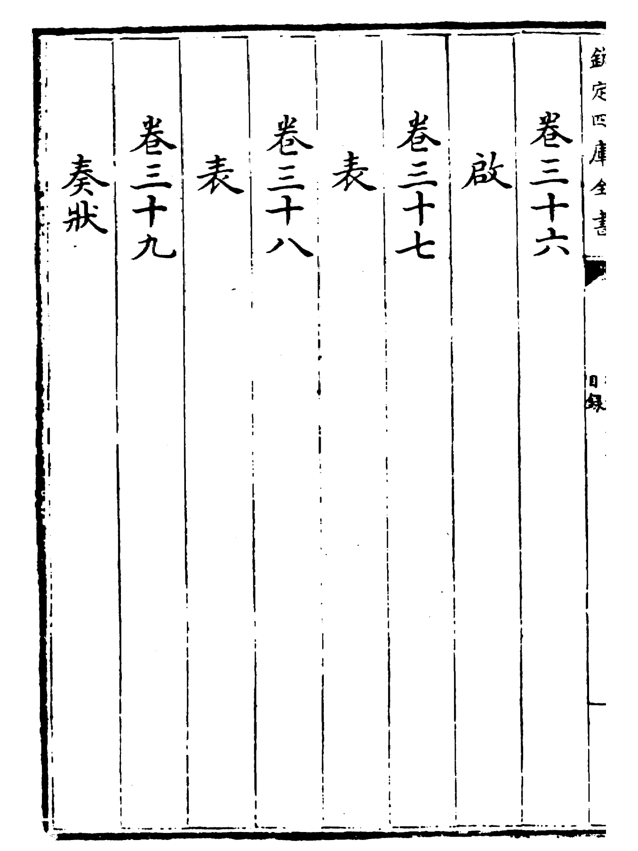
書

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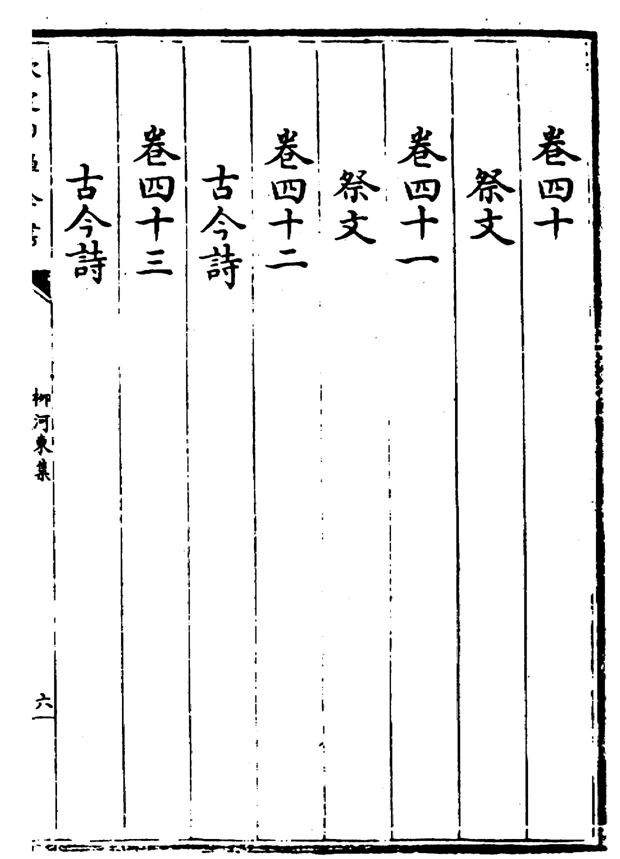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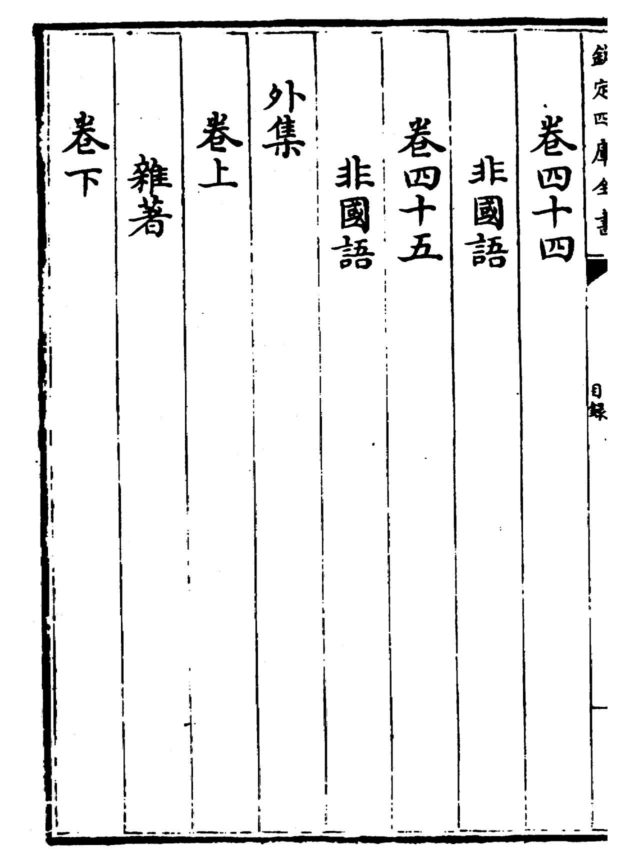
卷三十五

啟



卷三十六
啟
卷三十七
表
卷三十八
表
卷三十九
奏狀


卷四十
祭文
卷四十一
祭文
卷四十二
古今詩
卷四十三
古今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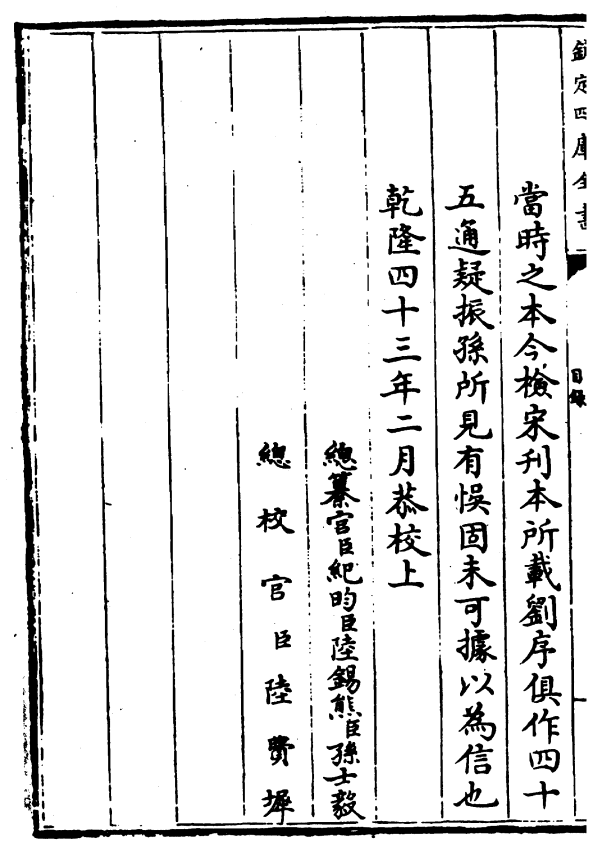
卷四十四
非國語
卷四十五
非國語
外集
卷上
雜著
卷下

雜著

外集補遺

墓誌

臣等謹案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外集補遺一卷唐柳宗元撰宋韓醇所音釋也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官至柳州刺史事跡具唐書本傳醇字仲韶臨邛人宗元之文韓愈稱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集



當時之本今檢宋刊本所載劉序俱作四十五通疑振孫所見有悞固未可據以為信也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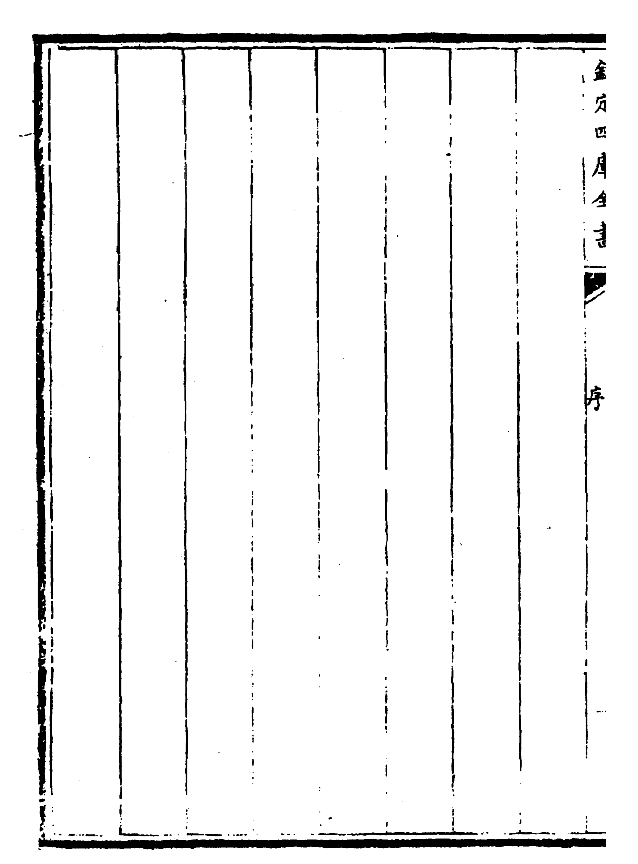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柳河東集原序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切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

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歳以疎儁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歳不得名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

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夔州刺史劉禹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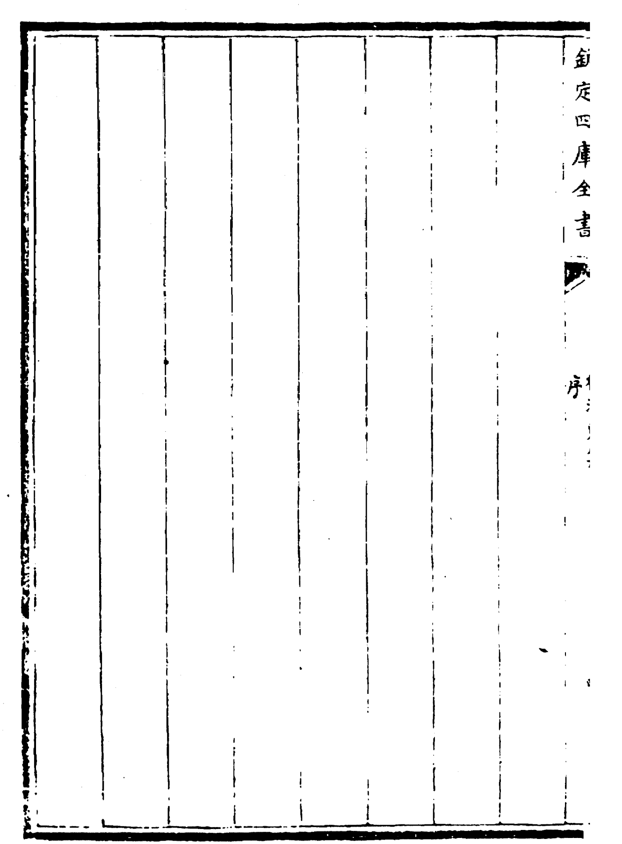


柳河東集新刊詁訓序

柳柳州掌南宮牋奏時不免以辭為工自賦囚山挹湘江之清而一濯之捜之冥冥探之無涯追古制作以名一世如記永州山水之游與夫風騷雅歌諸文大率以密窈眇峻潔嚴厲字字法律觀其與韋中立書自制心御氣抑揚輕重咸有其節根本於五經而出入於先秦漢諸書信文章真訣哉韓吏部謂其斥不久窮不極必不能自力以傳於後比之司馬子長不數崔蔡韓獨步

學林至柳州推服乃爾盖公議不可没後世豈無揚子雲太玄擲地當有識者本朝古文始自河南穆修伯長伯長實宗本韓柳韓之文定於諸鉅公之手而柳集亦經伯長是正冠以劉夔州序分為四十五篇胥山沈公晦乃以晏元獻本為精密用相讎正比伯長加詳然其機杼源委要未呈露也予嘗讀天對參以天問章句文義時不可知輙廢卷惘然一日臨卭韓君醇仲韶取四十五篇者訓詁示予亟披其書凡異時牴滯隨目迎解

不費尋繹而得其訓不用四聲而得其音使人諷味不厭信仲韶於是書用功非一日積也仲韶先注釋韓集學者爭傳其書而斯文加密微非仲韶發之孰窺其秘哉今而後唐二先生膏馥沾丐後學皆得其真非小補云奉議郎新權發遣珍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沿邊都巡檢使借緋王咨



序

柳河東集卷一

唐　柳宗元　撰

唐雅　唐詩　貞符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元和十三年刺柳州時作表云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蓋公自永貞元年乙酉冬以禮部員外郎繼謫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召至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至是元和十三年戊戌為十四年也據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故云雅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伯長云韓元和聖德

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卒然儕唐德於盛漢之表信然哉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寛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徒對切怨也書元惡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徒各切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音杭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一作恩德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徽

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小雅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民大雅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小雅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平淮夷則江漢常武大雅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焉鏗鍧炳耀鏗丘耕切鍧呼宏切盪人耳目盪音蕩又去聲他浪切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

神人然此無它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據史順宗永貞元年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憲宗元和元年三月夏州兵馬使周承全斬惠琳傳首以獻夷劒南據史永貞元年八月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遣高崇文討之九月崇文克成都劉闢伏誅取江東據史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癸酉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十一月甲申李錡伏誅定河北據史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五年赦之至十年有罪絕其朝貢詔六節度使進討十三年獻德棣二州降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音悶一作踊懣踊音勇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

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死罪死罪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淮西彰義軍也德宗貞元五年拜吳少誠為節度使十四年反詔諸道兵討之其弟少陽自為留後憲宗元和九年少陽死子元濟偽表請主兵不許遂有反謀時遣諸節度兵討之輒不利朝臣皆請罷兵獨裴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又建言宜休師惟度請身自督戰憲宗謂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彰義軍節度淮

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以韓洪為都統表馬揔為宣慰副使韓愈為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奏罷中官統監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獻度遣馬揔先入蔡持節徐進撫定其人民始知有生之樂衆皆感泣留馬揔為留後

皇耆其武耆音指又巨移切致也詩周頌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蓋頌武王之武焉于溵于淮溵音殷今商水縣北憲宗紀李光顏烏重圍及吳元濟戰于小溵河即此也既巾乃車巾一作徒環蔡具來狡衆昏嚚狡古巧切嚚魚斤切甚毒于酲酲音呈酒病也狂奔叫呶尺交切亦作詉以扞大刑扞侯旰切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傒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

以釐禧音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于社是宜禡莫駕切類禡社宜皆師祭也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盾之尹切兵器所以蔽身犀甲熊旆威命是荷音河左氏昭七年弗克負荷音河作河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斝舉下切尊名也鼎臑俎胾臑奴刀切羊豕臂也胾側吏切五獻百籩禮記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滻音產水名也乃翼乃前孰圖厥猷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

無恃頷頷鄂格切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鄢於獻於憶二切潁川縣名彼昏卒狂裒兕鞠頑裒蒲侯切聚也鞠音匊與掬同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音剛愍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胡本又胡昆切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餔蒲故切蔡兕伊窘悉起来聚左擣其虛擣音禱靡衄厥慮載闢載祓音弗丞相是臨弛其武刑弛施是切解也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長上聲曾是讙譊尼交切化為謳吟皇曰来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胙存故切度本傳度入朝策勲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

公户三千復知政事晉地即夏之所都故曰夏墟左氏昔武王克商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晉陽也一本爵之成國作公于有晉則意若重複耳

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愬音素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考愬本傳

初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遂以愬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鄧節度使愬至軍推誠待士衆願為之死與元濟戰數有功獲其將李祐釋而不殺與共謀討賊之計由是悉賊虛實愬

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至師責戰益急十月愬用李祐計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吳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月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峙文里切侍峙具也匪徼匪競徼古堯切求也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踣蒲墨切僵也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嶷嶷嶷魚力切熊羆是式銜勇韜力銜乎監切日思奮殛一作思奮于殛一作日思于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粲

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偵丑盈丑正二切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旻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謀達協切以究爾訛雨雪洋洋雨去聲大風來加于燠其寒燠乙六切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衺是震是拔大殲厥家殲將廉切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行一作呂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于分切水流貌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逶於危切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

蔡初類盧對切胡瓶爾居瓶丘例切毀也爾雅康瓠謂之瓶說文康瓠破罌也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内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愬李晟子也李晟事德宗平朱泚之亂功居多後封西平郡王惟我有臣疇允一作亢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 并序

稽漢志及魏書其曲皆不得其詳惟晉志有云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曲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為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為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

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及晉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為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為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為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洪基也改巫山高為平王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

改上陵為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數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為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謨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為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宏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言聖皇膺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黄為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于天下也改雉子班為移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為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為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為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為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為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元

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改黃爵行為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来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然漢魏晉之曲皆二十有二篇而公之序云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豈公意之所取者止於是耶公為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二月八日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十一月公貶永州司馬歌曲蓋元和改元後作云鐃尼交切如鈴無舌有秉吹尺偽切

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閒閒音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元俱切伏觀漢魏以来代有鐃歌鼓吹詞惟唐獨無有臣

為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音竪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一有具字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徒對切默已專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為生人義主以仁

興武為晉陽武第一

晉陽太原屬邑唐高祖當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以為太原留守是時煬帝南遊江淮天下盜起太宗在晉陽陰有安天下之志義寧元年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與太宗協謀遂起義兵於晉陽八月高祖克長安武德元年隋禪位於唐高祖即位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煬余亮切渝一本作淪德焉歸氓畢屠緌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訢

田圻音祈一作圻耻格切流洪輝有其二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翼餘隋斮

梟鷘斮側畧切斬也梟古堯切鳥名鷘音敖連熊螭枯以肉勍者羸勍音勤羸倫為切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句三字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

一本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貳伯王之業知天授在唐遂歸於有道享我爵命為獸之窮李密遼東襄平人隋末楊元感起兵黎陽密往從之不見用元感敗密潛歸以策干東都賊翟讓讓推密為盟主號魏公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義寧元年隋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

密唐武德元年密失利遂與其衆二萬人歸關中既至高祖拜光禄卿封邢國公後禮寖薄密意不平未幾高祖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適復有詔召密密懼遂謀叛據姚林城熊州副將盛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初密之始起兵也徐世勣為其將取黎陽就守之及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底魏郡皆世勣所統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以為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户口以啓密請自上之高祖於是賜勣姓李至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勣以密反狀勣表請收葬詔從之

獸之窮奔大麓（音鹿山足也）天厚黄德狙獷服（狙七余切獷古猛切揚雄劇秦美新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注狙獷犬噬人者也）甲之橐弓（橐音羔韜也詩載橐弓矢）弭

矢箙弭綿婢切止也箙音服矢房也皇旅靖敵逵戚自亡其徒匪予戮

屈贅猛贅字唐韻集韻官韻並無或謂當作獻音暴強侵也周禮有司獻氏虔慄慄音栗縻

以尺組縻忙皮切噉以秩噉杜覽切與啗同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

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音香協聲享也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其四句句四字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

降充為戰武牢第三

王世充西域胡也隋煬帝時以戰功累遷至右翊衛將軍唐武德元年煬帝凶問至東都世充

等奉越王侗即皇帝位侗封世充鄭國公二年世充脅越王侗求禪遂僭位改元國號鄭三年高祖議討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以備唐九月秦王世民及尉遲敬德屈突通與世充戰大破之世充僅以身免先是竇建德乘隋亂入高雞泊為盜後越王侗封之為夏王因與王世充結懽至是世充既敗窮蹙遂遣使求援於建德建德運糧遠來助之秦王乃分兵守洛陽而親將驍騎出武牢東以待建德之至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與戰大破遂擒之因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降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犄角犄居綺切說文偏引也左氏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戎角之又三國志吳陸遜攻蜀曰犄角此寇正在今日

怒鷇麛鷇古候切鳥子生哺者諸本並

作鷲丘候切義與瞉同麛莫兮切鹿子也抗喬嶽翹萌芽傲霜雹王誚内定

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悍華戎廓封畧命之曹母亘切入

誤中眉登莫鳳三切不明也 畀以靳音斫靳也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十六句句三字其二句句四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

黄第四

薛舉隋末起兵隴西自號西秦霸王唐武德元年寇涇州秦王世民帥兵拒之後逼高墌至于豳岐唐兵不設備而敗舉遂拔高墌城八月舉謀取長安會有疾死子仁杲立復圍涇州十一

月秦王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來拒秦王與之相持六十餘日遣將擊之於淺水原羅睺軍大潰秦王乃親帥驍騎據涇水臨之仁杲遂降十二月歸斬于長安市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太白天狼星名天官書曰秦之疆候在太白占於狼狐蓋太白當秦疆而涇隴即秦地故云又天狼妖星以喻貪殘楚詞曰舉長矢兮射天狼有鳥鷙立鷙音至羽翼張鉤喙決前喙許穢切口也距一作鉅趯傍趯音惕跳也怒飛飢嘯翾不可當翾隳緣切飛也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肆翶翔翶上牛刀切翔下音詳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幟尺志切招搖耀鋩列缺電名選霹靂列缺招搖星名晉志招搖主胡兵鋩音芒鬼神來助夢嘉祥

腦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黄二十四句 其十五句句三字 其九句句四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為奔鯨沛第五

輔氏輔公祏也隋季與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伏威自號總管以公祏為長史賊李子通據東海伏威使公祏渡江擊之盡降其衆唐武德二年杜伏威遣使歸國詔授公祏淮南道行臺封舒國公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祏居守八月遂僭位國稱宋遣將侵海州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及李靖黄君漢李世勣等討之七年三月公祏敗走野人執送孝恭斬之乃傳首京師

奔鯨沛盪海垠 盪音蕩又他浪切垠魚巾切岸也

吐霓翳日 霓音倪屈虹也翳壹

計切 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墊丁念切書下民昏墊 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蒙霿武賦切與霧同又音茂 閘海門地平水静浮天根羲和顯耀淮南子羲和日御也 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為

苞枿第六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隋煬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黄景珍等謀反推銑

為主銑即募兵揚言跡盜以應景珍乃以十月稱梁公初潁川賊沈柳生來寇縣至是亦以衆歸銑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趍巴陵自稱梁王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遣將拔豫章取南郡定嶺表西至三峽南抵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兵至四十萬唐武德元年徙居江陵四年九月高祖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兵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之李靖乘江漲掩其不備抵其城下孝恭等拔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又擊走之孝恭乘勝直抵江陵勒兵圍之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十月下令開門出降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送銑于長安斬于都市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

欵附劉洎以嶺南五十餘城降甯長真以寧越鬱林之地降隋漢陽太守馮盎帥所部來降先是或說盎曰公所領二千餘州地已廣於趙佗宜自稱南越王盎不從於是嶺南平

苞枿⿰黑對矣枿牙葛切斬木復生曰枿⿰黑對字官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恐作⿰日對誤書日為黑⿰日對音隊茂也惟根之蟠彌巴敵荆荆州即江陵也負南極以安冃我舊梁氏冃音冒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兒音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迹死地謀猷縱化敵為家慮則中浩浩海畜不威而同係縲降王縲力追切孟子係縲其子弟注係縲猶結縛也降胡江切定厥功澶漫萬里澶音憚漫謨官切又莫半切澶漫水大貌宣

唐風蠻夷九譯音亦傳四方之言曰譯咸来從凱還金奏凱可海切還音旋象形容趙王孝恭傳蕭銑降帝悅還孝恭荆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震赫萬國罔不龔音恭義同通用

右苞枿二十八句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三句句五字其九句句三字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為河右平

第七

李軌方隋大業中薛舉亂金城軌與曹珍等據河右以觀天下變遂自稱河西大涼王德有河西唐武德元年高祖與書招撫之欲與共圖秦隴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高祖命張俟德册拜

軌為涼州總管封梁王二年侯德至涼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曹珍謂已為天子不可復自貶黜軌從之遣鄭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高祖怒始議興師討之會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遂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令舉河西以歸唐軌不聽興貴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興貴遂執軌以聞河西悉平

河右澶漫頑為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頹崑音昆崙盧昆切山名在涼地頹徒回切上聾下聰驁不可迴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

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句五字其二句句三字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强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

廟爲鐵山碎第八

突厥古匈奴北部也舊史云隋大業中始畢可汗立值天下大亂中國之人奔之者衆其族强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之控弦百餘萬高視隂山有輕中夏之志高祖起義兵遣劉文静聘于始畢引以爲援始畢遣其兵衆從平京城自後恃功驕踞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二年又立突利可汗頡利突利承父兄之資尤有憑陵中國之意今年

寇定襄明年襲馬邑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者屢矣九年又入寇便橋太宗親與盟于渭上未幾復寇貞觀三年太宗詔李靖李勣六總管師凡十餘萬皆受靖節制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頡利大懼遂竄于鐵山遣使入朝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安脩仁持節慰撫之靖乘間襲擊遂大破滅其國頡利出奔張寶相生擒之復定襄安常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謂頡利突利二可汗也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傳于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窮竟窟宅斥余吾前漢武帝紀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斥

一作井

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煇（巳善切 一作輝）耀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首惟帝之暮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十一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爲靖本邦第九

劉武周馬邑人隋義寧元年斬郡守王仁恭自稱太守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附于突厥合兵攻取三月襲破樓煩郡取汾陽宮僭稱皇帝會上谷賊宋金剛率衆歸之遂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唐武德二年率兵侵幷州又進寇介州陷之五月高祖遣李仲文討之一軍全沒六月右僕

射裴寂請自行進討七月又為宋金剛所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没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關中大駭十月太宗表請益兵往擊之三年四月破宋金剛于雀鼠谷又破武周于洛州武周及金剛遂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遂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亡要斬武周亦謀歸馬邑為突厥所殺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柢曲禮切木根也枝葉攸病守臣不任勩于神聖勩羊至切勞也又音曳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式和以敬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謩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　句四字

李靖滅吐谷渾音魂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

舊史李靖傳貞觀初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為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尚堪一行太宗即以靖為西海道大總管統諸道總管兵征之九年師次伏俟嶺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諸將或言不可赴敵唯李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大破其國吐渾之衆殺其可汗來降

吐谷渾盛强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

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漢史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顔師古注曰銜枚者止言語譁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絜於項繣者結礙也絜者繞也盖為結繞而繞項也譁音華束刃踰山徼古堯切又音叫境也張翼縱漠沙一舉刈氊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犒樂窮休嘉犒口到切登高望還師竟一作競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要伊消切揚雄傳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凱還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句五字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

高昌地在京師西四千八百里其國有二十一城唐武德二年麴文雅嗣立為王自後遣使朝貢不絕貞觀四年文雅入朝太宗禮賜甚厚久之文雅與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者咸見壅掠遂踈朝貢之禮太宗下璽書示以禍福皆不從十三年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率薛萬均等擊之十四年文雅聞王師至積口悸駭無他計發病死子智盛立王師進逼其都智盛乃降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而滅據新舊史高昌傳及李靖傳皆不見靖滅高昌事而公題云李靖滅高昌無所考焉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別筆列切異也)既恃遠且險縱傲不

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為徒螭抽知切龍旂翻海浪馹騎馳坤隅馹音日說文驛傳也賁育搏嬰兒孟賁夏育古之勇士也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漢賈誼傳窘若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趍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貞觀四年四月西北君長請上號為天可汗汗音寒以覆我國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句五字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為東蠻

第十二

周書王會見今汲冢周書第五十九篇其圖天子南面立唐叔康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内臺四面者正北方應諸侯曹叔伯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又次之是皆朝于内者唐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貞觀二年其酋長謝元升入朝冠烏熊皮履以金銀絡額身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奏言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會圖詔從之以其地為應州仍拜元升為刺史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侯盱切又音寒羽也鵬鶱駭羣龍鵬音朋鳥也鶱虛言切飛貌轟然

自天墜轟呼宏切車聲也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人累累來自東累倫追切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宗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睢許規切盱凶于切張目也逖天地未袪睢睢盱盱注視不明貌咿嗢九譯重咿音伊嗢乙骨切嗢咽也前漢紀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張衡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九譯謂譯語度九重之國乃至于此廣輪撫四海廣古曠切周禮廣輪之數浩浩知皇風歌詩鐃鼓間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句五字

貞符并序

據序云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以史考之公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貞符葢是時作也然公是年冬繼貶永州司馬而序又云臣所貶州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序葢在永州作爾公集有與楊京兆書在元和四年云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則序之作當元和三四年間云

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諸本流人字上有量移字考之史傳止云坐事流永州𣏌山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沈公謂當如史去量移字命之符漢武帝元光元年舉賢良文學之士制策有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

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充之切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司馬相如封禪文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凡十一篇號洪範五行傳論揚雄劇秦美新班彪著王命論班固典引皆言符瑞之應也其言類淫巫瞽史誑古況切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一作公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

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首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傾雪切)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敚鬬怒(敚古奪字書敚攘矯虔或作擊)振動靜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

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始噬禽獸（噬音誓）咀果穀（咀在呂切）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倪結切噬也）爪剛者決羣衆者軋（乙黠切）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一無遊字）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

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兹德實受命之符以莫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嚚魚巾切）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附

寶感而孕是生軒轅黄帝大虹瑶光如虹貫月感女樞而生顓頊又星如虹虹流華渚而女節生少昊見沈約宋書虹胡公切玄鳥殷契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而生契巨跡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是為后稷白狼湯時白狼銜鈎入朝時以為瑞白魚流火之烏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詭古委切譎古穴切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懐于有泯登能庸賢濯痍煦寒痍音夷煦吁句切以瘳以熙兹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虺許偉切斬蛇五星聚東

井皆見高祖本紀班彪王命論曾曰高祖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明有龍蛇之怪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壓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公意其指此乎推類號休號胡刀切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漢武帝時得瑞獸曰騶虞騶虞蓋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司馬相如封禪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者謂此也又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又得之六年遂改元元封始封泰山太初三年行巡東海上還修封泰山禪石閭此公所以言及之也騶側鳩切脇毆縱臾縱子用切臾音勇西漢衡山王傳日夜縱臾王謀反事注縱臾勉强也俾東之太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音擅皆尚書所無有恭

述承效王莽承漢亦作符命公孫述效之亦妄引讖文而稱帝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東漢光武紀建武元年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六月王遂即皇帝位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駭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垠音銀鑪音盧爨以毒燎爨取亂切炊也燎音了放火也煽以虐焰煽音扇熾也焰以贍切火光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氛疏為泠風泠音零人乃漻

然漻音聊清深也休然相晞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塗焚拆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悦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盡殺曰劉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躑直炙切躅除玉切行不進貌灝灝音浩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豊國鄉為義廩斂發

謹飭嵗丁大祲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屬之欲切不斷汝支體也大生而挈不戮汝子孫也愷悌祗敬用厎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寛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

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商太戊時有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至高宗時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呴高宗修政行德殷道遂復興**宋之君以法星壽**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疑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故延二十一年也景公在位六十四年而卒**鄭以龍衰**魯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魯以麟弱**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云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白雉亡**

漢（漢平帝元始元年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以薦宗廟）黃犀死莽（漢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諶時壬切亦作忱）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輿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

其詩曰

於穆敬德（於音烏嘆辭穆穆美也一作穆穆）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丞于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熯音罕又音漢火乾也一作寒）濡炎

以澣濭芳味切涫也澣音緩濯垢也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吁句切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上去久切又丘救切下音張禮記五十異粻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一作丁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音假大也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昌依宜仁一作人之歸濮鉛于北祝栗于南濮鉛南方國名見爾雅祝栗北方遠國也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昌徒祝之心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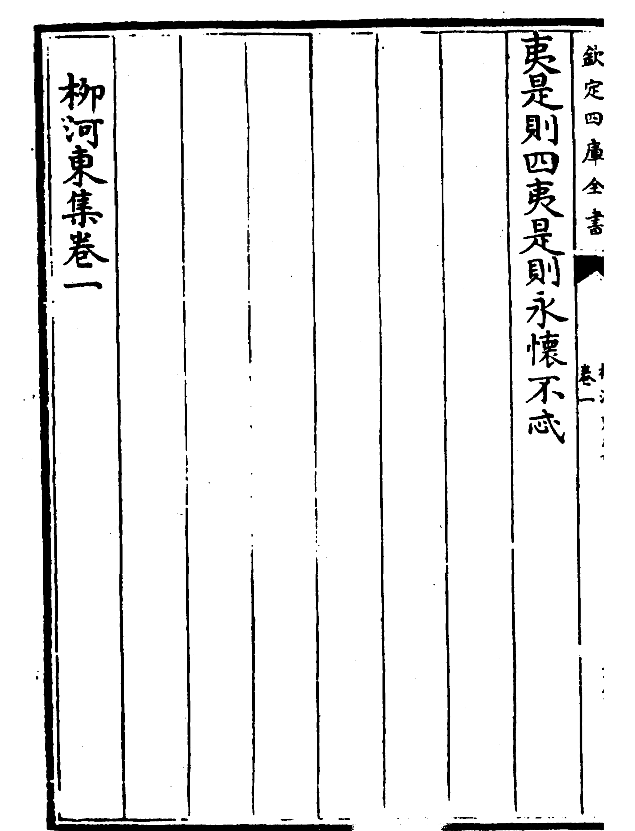
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號音豪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眎民詩

作之年月日皆不可得而考舊次貞符後詩專以美房玄齡杜如晦大意有敘于大雅崧高烝民等詩耳

帝眎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眎乃降明德乃生

明翼明翼者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爲民路迺定天子迺開萬國萬國既分迺釋蠹民迺學與仕迺播與食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音曳其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



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忒

柳河東集卷一

柳河東集卷二

唐 柳宗元 撰

古賦

佩韋賦并序

史記西門豹以性急嘗佩韋以自緩韋者柔皮也佩之所以戒其或過乎剛耳此公賦之所以作也然作之時日不可得而詳據集與呂溫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堦室此貞元末事也時公之願學中庸見於文者甚多賦亦當貞元二十年後歟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即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上苦角切下音淳)日月迭而化升兮寖(子鴆切)遁初而枉神(枉一作在)彫大素而生華兮汩末流以喪真(汩古忽切)睎往躅而周章兮懵倚伏其無垠(懵年孔切心迷也)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臾而不揚(縱子勇切臾音勇猶言勉強也注見貞符)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登

嵩丘以垂曰兮瞰中區之疆理嵩息中切中岳也瞰苦濫切音闞遠視也橫萬里而極海兮頹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兮恟音凶訩大憂恐也躑直炙切躅除玉切躑躅行不進貌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採先哲之輿謨兮輿於到切攀往烈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讜音黨直言也嗟行行而躓踣兮行行並下浪切剛強貌躓音致踣也踣蒲墨切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

兮亦湫然於伐國魯論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孔子仕於魯為大司寇定公十年齊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齊景公歸而恐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於兩觀之下

藺諫顏以誚秦兮入降廉猶臣僕藺相如趙人也為趙宦者秦王會趙王於河外澠池秦王與趙王飲酒酣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鼓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終不能有加於趙趙王歸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

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大功而藺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宣言曰必辱之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强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為刎頸之交

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萑苻以屏匿

吉鄭子太叔游吉也左氏昭公二十年鄭子産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興徒兵以攻之萑苻之盜少止萑音丸苻音蒲

劇拔刃于霸侯兮退躬躬而畏服

劌曹沫也左氏穀梁作曹劌劌以勇力事魯莊公為將齊桓公與魯會于柯而盟劌即匕首刼齊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劌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顔色不變辭令如故劌居衛切躬丘六丘弓二切博雅躬

躬謹也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勖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勖吁玉切陽宅身以執剛兮卒易帥而蒙辜陽處父也仕于晉性剛直好高尚左氏文公五年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而易之乃以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賈季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遂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羽愎心以盭志兮首身離而不懲項羽既敗垓下自度不能脫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等五人各得其一體愎涌逼切很也盭音戾雲嶽嶽而專強兮果黜志而

乘圖漢朱雲好倜儻大節成帝時常言於朝曰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何如爾時左將軍辛慶忌以雲素著狂直於世以死爭之上意始解乃得已自是遂不復仕嶽嶽字亦見朱雲傳師古曰長角貌也

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就陵前漢陳咸以父萬年任為郎抗直數言事萬年當病召咸敎戒于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曰乃翁敎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敎咸諂也萬年遂不復言萬年死元帝擢為御史中丞後以言石顯事髡為城旦

冶訏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冶洩冶也左氏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

民無效馬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許居列切告也衵女乙反又女栗反婦人近身内衣也苟縱直而不羇兮乃變羅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推轅而失途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嘆曰吾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曰九折者言其險也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而允塞兮抵暴梁而壞節廣胡廣梁梁冀也後漢梁冀以外戚之勢暴恣多非法沖帝即位以李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録尚書事冀既鴆殺質帝李固及胡廣趙戒杜喬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嘗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明日冀會公卿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胡廣趙戒皆畏憚曰惟大將

軍令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冀激怒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冀遂枉害李固及杜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主厚恩志欲扶持王室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受主厚禄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嘆流涕

家㩦謙而温美兮舒子公而喪哲

家子家鄭公子歸生也子公鄭公子宋也左氏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義師仁而惡很兮遂潰騰而滅裂

西漢翟義方進之子也平帝時為東郡太守至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陳豐曰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

大郡父子受漢恩厚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遂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不慙於先帝乃立東平王子信為天子自號大司馬舉兵討之莽聞而大懼遣將攻之義不勝與劉信棄軍庸亡捕得尸磔陳都市夷滅三族

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李斯事秦二世為丞相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譖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乃下斯就獄趙高治之斯不得已遂誣服要斬咸陽市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徐偃柔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徐氏出自嬴姓夏后氏封之於徐至偃王三十二世為周所滅張華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諸侯服從王使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其民為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

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

舉桑弘和一作桑柔知名字不同事不可得而考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史記專設諸者伍子胥亡楚知吳乃進之於吳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札逃不肯立吳人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故嘗陰養謀臣以求之既得專設諸善客待之及楚平王死吳王僚使其二弟將兵圍楚之潛楚發兵絕其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設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後乃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使專設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設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設諸公子光遂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而自立為王任柔一作仁柔

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音叨義於中服和於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玆韋兮考古齊同亂曰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瓶賦

與下牛賦其辭意皆有所託當是永貞元年謫永州後有所感憤而作也此賦晁太史變騷中序之詳矣鴟夷字又見史記齊世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注云蓋以吳王殺

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以有罪故爲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又蠡本傳注則云若盛酒之鴟夷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不忤於物賦所云酒器也大意則以爲鴟夷雖巧曲不忤於物而或以致敗衆亡國之患未若爲瓶師乎淡泊而不媚私暱則非巧曲徼覬一時者之比此公自喻云耳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罍罃相追罍音雷酒樽也罃音鶯長頸瓶也罃一作罌音假樽名 諂諂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喙吁穢切口也 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頹然縱傲與亂爲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上倪堅切下音嗤 己雖自售音壽 人或以危敗

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缾居井之湄鈞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齊才詣切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絶身破綆音梗說文井索也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覬一時徼克堯切求也覬音冀幸子無我愚我智如斯也

晁太史無咎取缾賦於變騷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缾藏水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託車而困缾以疏遠居井而羸此雄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宗元復

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之潔以病已無為鴟夷之昏以愚人蓋更相明亦猶雄為反騷非反也合也

牛賦

公以牛自喻也謂牛有耕墾之勞利滿天下而終不得其所為犧牲俎豆之用雖有功於世而無益於已彼羸驢駑馬曲意從人而反得所安終謂命有好醜非若能力蓋謫後感憤之辭云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黃鍾滿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云黃鍾謂土也脰音豆項也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

詩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蹶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尻丘刀切說文脾也）或穿緘縢（上古咸切下徒登切）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羸倫為切）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音霍）菽自與騰踏康莊（康莊道路也說文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毘亦切避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祟賦 并序

據序云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蓋公自永貞元年為禮部員外郎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十一月貶永州司馬賦當在貶永州時作也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為之賦太玄干以準易之升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注赤舌謂九也兌為口舌八為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詩曰哲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由生矣祟音遂禍也

胡赫炎重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熇虛嬌切又呼酷黑各二切炎氣也上殫飛而莫遁殫音單極盡也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滲所禁切漉也涸音鶴渴也又胡放切紛揮霍而要遮要伊消切揚雄傳淫淫與與前後要遮風雷唬唬以為橐籥兮回禄煽怒而喊呀回禄火神也唬呼交切又音虩雷聲橐音託籥音藥煽音扇熾也喊虛咸切呵也呀虛牙切張口貌炖堪輿為甗鏊兮爇雲漢而成霞堪輿天地也炖他昆切風而火盛貌甗語蹇切甑也又平聲鏊音傲燒器也爇儒劣切焚也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一無於字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乂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將北

走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淮南子日出於暘谷登於扶桑入於虞泉轕音葛膠轕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雜貌楚詞騎膠葛而雜亂兮

膏搖脣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掉舌見史記蘇秦掉三寸舌葩披巴切華也沃無瓶兮撲無篡旋芮切又徐醉切掃竹也金流玉鑠兮鑠式灼切說文銷金也宋玉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已而燠物愈騰沸而骸䣊丘加切大齧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玄之輿訟眾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茍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

汝者進烈汝者睩譬之猶谿天淵而覆原燎谿呼各切燎音了又力照切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夫何長喙之紛拏令汝不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一作素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瀏力周切又二九切深貌始彼狙雌倏施而以出祟為利者夫何為耶

懲咎賦

據賦云㬰郡印而南適又云宜乎重仍乎禍謫此謂永貞元年出爲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也又云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此謂元和元年丁內艱也又云逾再歲之寒暑蓋自丁內艱至是服除爲元和三年秋矣賦當在是時作新史亦録之謂宗元不得召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云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

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繫縻一作擊摩騷曰康娛以自忘兮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睢大規切盱音吁荒忽不可考信也揚雄曰天地未分睢盱睢盱下駁一作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訏音吁訏謨大謨謀也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耿一作烱然而

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卒讀曰猝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互一作子呀虛牙切嚇音赫怒也又呼駕切口距人也莊子仰而視之曰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鑊音護說文鑴也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纍力追切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

責莊子無人非無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麏淇倫切麞也麚音加牡鹿也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霾音埋風雨土也曀音翳陰而風曰曀黮雲涌而上屯黮於九切青黑色屯聚也列子望之如雲屯黮一作玄暮屑窣以淫雨兮窣蘇骨切屑窣雨聲也聽嗷嗷之哀猨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巒音鸞小山上銳為巒委于愧切東洶湧之崩湍洶凶勇切湧音勇水大貌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汨古

忽切水平洑曰淪漣水動也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扶分切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詩凱風美孝子也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貿音茂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昒以劃絶兮劃忽麥切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上音坎下音可曩余志之脩騫兮一作脩蹇楚詞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又云吾令蹇脩以為理注好脩謇謇夸異之節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

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人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卻驚棹以横江兮泝淩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音坡楚詞修繩墨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賦云肆余目於湘流蓋在永州時作又云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賁顧予愚質而

滅茧兮宜觸禍以阽身當在年四十以前也公生於大歷八年癸丑至元和七年壬辰為年四十以前在元和五六年間歟

閔吾生之險阸兮紛喪志以逢尤騷云紛逢尤以離謗氣沈鬱以杳眇兮沸浪浪而常流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浪音郎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馬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騁玄虬蹷泥兮畏避鼃黽虬渠幽切無角龍鼃烏瓜切蝦蟇也黽蝆忍切蛤也一本作黽行不容之

崢嶸兮〔上助耕切下音宏〕質魁壘而無所隱〔魁苦猥切壘音磊不平也〕鱗介槁以橫陸兮鵾鷫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抵推而自悶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湘水出零陵北入江零陵永州也九疑山名湘中記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云垠音銀〕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蜚音飛蒼梧見下注〕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史記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山海經曰蒼梧山〕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司馬子蘭所讒賦離騷九辯九章投汨羅而死悁規緣切〕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藐音邈〕列往則以考

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岊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上音隱下音憐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蓊烏孔切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隣魑丑知切魅音寐史記舜流四凶族于四裔以禦魑魅仲尼之不惑兮有孟訓之謩言四十而不惑見於魯論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黝賁黝伊糾切北宮黝也賁音奔孟賁也孟子四十不動心而猶希北宮黝孟賁之養勇見公孫丑上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阽身阽音鹽危也楚詞阽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

續之勤備兮曾莫理夫兹川公上文皆言湘中事兹川意謂湘江也湘水禹貢不經見此公謂曾莫理夫兹川耶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衡山南岳也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則衡山亦見於周職方矣公謂殷周不盡夫衡山未詳余因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絶乎中原壞汙潦以墳洳兮汙曾皓切潦郎到切洳如倨切蒸沸熱而恒昬戲鼃鸛乎中庭兮鸛音灌蘩葭生於堂逕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虺許偉切楚詞雄虺九首注虺别名也毛詩為鬼為蜮陸璣疏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礫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虫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短狐伺景謂此狐一本作弧仰矜

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在永州懷思鄉閭而作集中有與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有哀憤毀傷之意與此賦原田蕪穢垣廬不飾之意同書在元和四年作賦亦當後先于此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沍兮沍音

互水凝也莊子河漢沍而不能寒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憮憮而莫違憮苦箪切恨也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愈微愔伊淫切愔愔安和貌欻騰踴而上浮兮欻諸韻無從三火者莊子音釋朝菌注云欻生芝也後漢張平子思玄賦欻神化而蟬蛻兮並作况勿許勿二切疾也暴起也俄滉瀁之無依滉戶廣切瀁余掌切滉瀁深廣貌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顥音昊白貌楚詞天白顥顥又云雲霏霏而承宇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鉥余以往路兮鉥音述綦鍼也一本作訹音恤誘也馭儗儗以回復儗音擬相疑也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

以經耳兮纚音還連也又音離楚詞索胡繩之纚纚纇行舟迅而不息洞然

于于一作以瀰漫兮瀰音彌漫謨官切水大貌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

颼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汩兮靈或作零雨瀄

音櫛汩越筆切瀄汩水流貌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兮陰霾披

離以泮釋霾音埋風雨土也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

忽崩騫上下兮崩騫翔以上下以徊徨兮聊案行而自抑指故都

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

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嵎嵎以巖立兮嵎音虞水汩汩以漂

激 汨音骨又越筆切 魂恍惘若有亡兮 恍音恍惘音罔惚也 涕汪浪以隕軼類曛黃之黭漠兮 楚詞與纁黃以為期注纁黃蓋昏時黭音揜黑壞貌 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 佁丑吏切儗音擬佁儗不前也 心回盱以壅塞 盱音支目汁凝也 鐘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罾罻蒙其後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 罾音曾罻音尉網也桎音質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 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 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

縱步史記老聃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神仙傳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門道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以長生之事教之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而遠去莊子蒙人也逍遙遊篇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公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凡居永十載在永時所著文皆有感憤之意如前閔生夢歸等賦情見乎詞有不能已者囚山又後二賦而作據賦云積十年莫余省蓋自永貞元年乙酉至九年為十年矣明年春召至京師出為柳州刺史云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一無對字）迴合仰伏以離迾兮（迾音列遮也）若重墉之相褒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坼裂而為壕（軼音迭又音佚相出也一曰侵軼壕音豪塹也）欣下頹以就順兮曽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潰厚土兮（沓達合切合也）

漬疾智切漚物也蒸鬱勃其腥臊上音星下蘇曹切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沍而爲曹沍與冱同俗作洖胡故切固寒也西京賦涸陰冱寒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下一作民之增勞攢一作積林麓以爲叢棘兮麓音鹿山足曰麓易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疏云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虎豹咆㘚代狴牢之吠嘷咆音庖㘚虎檻切虎聲也狴音陛博物志狴牢獄别名嘷音豪咆也胡一作予胡井眢以管視兮眢音鴛目無明也又廢井也左氏宣公十二年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注視虛廢井而求拯己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兕吾爲柙兮兕序姊切似牛一角論語虎兕出于柙注柙檻也匪

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晁太史無咎取之於變騷曰語云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為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皆陷穽也故賦囚山淮南小山之詞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為賢人遠伏非所宜爾何至以幽獨為狴牢不可一日居哉然終其意近招隱故録之

愈膏肓疾賦

晏元獻公嘗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之或謂公尚少時作景公晉景公也春秋成公八

年晉侯殺趙莊姬之子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視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公借以論治國之理焉

景公夢疾膏肓肓音荒鬲也心下為膏　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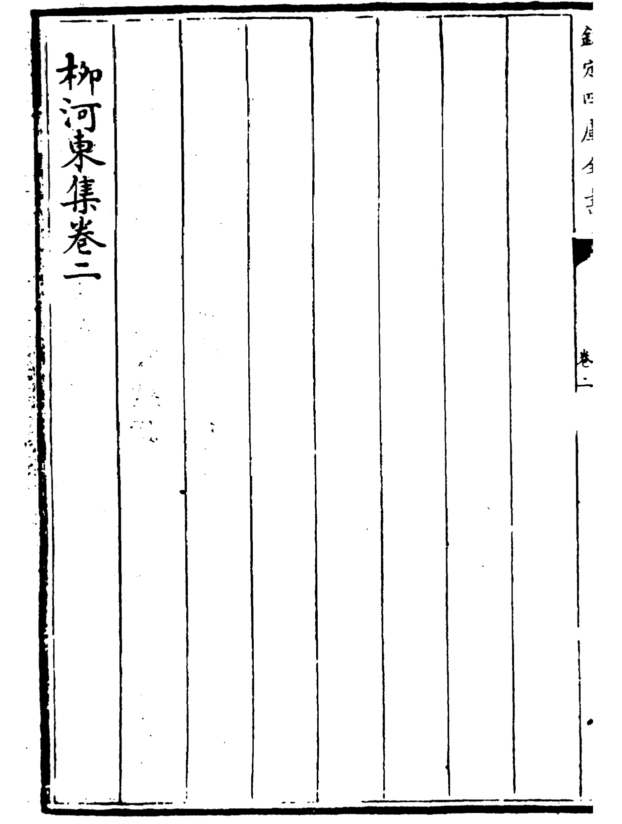
遂俯伏一作俯身于堂下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

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埏（尺延切和土也）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冑（腠音湊膚理也）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亟新麥以為譏（楚禁切驗也）果不得其所餐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

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今察乎孰是哭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擗摽感歎擗音闢撫也摽婢小切又匹妙切擊也生死浩浩天地漫漫莫半切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鮐音台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為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

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上居宜切下音半馬絡縶也余能理亾國之刓弊刓吾官切刓也齊也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由道之素也患出於邪使身之憊也憊蒲拜切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闗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音魯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昃淮南

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羲和日御也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雊占候切熒惑桑穀雊雉事見上貞符注成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踊斂泛然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夭壽為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柳河東集卷二

謹案卷一第一頁後二行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

案唐文粹牋下有表字

第十六頁後六行謂頡利突利二可汗也刋本上

利字訛厥據唐書突厥傳改

第二十二頁後八行遊其兵車案文苑英華及唐

文粹遊俱作造與此異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立有德有能有功者案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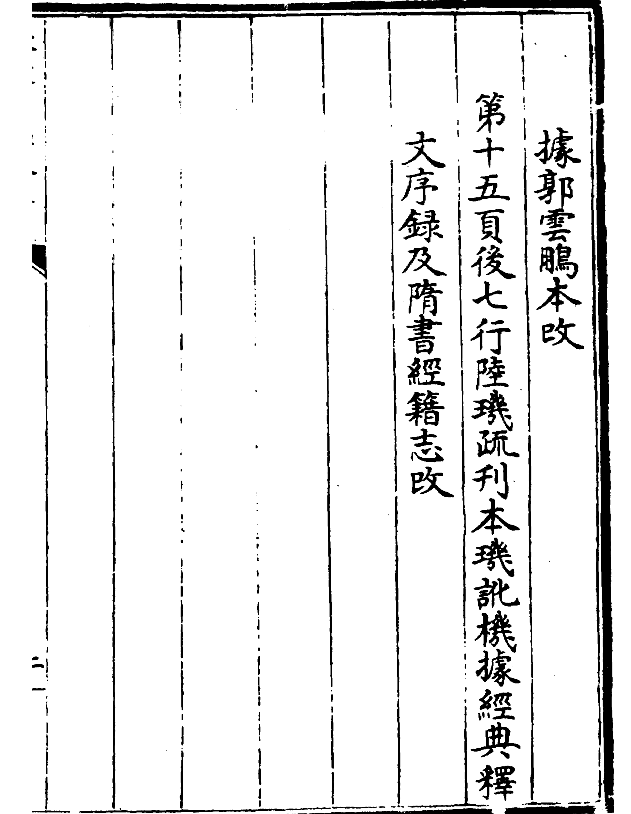
英華及唐文粹有功下有有才二字與此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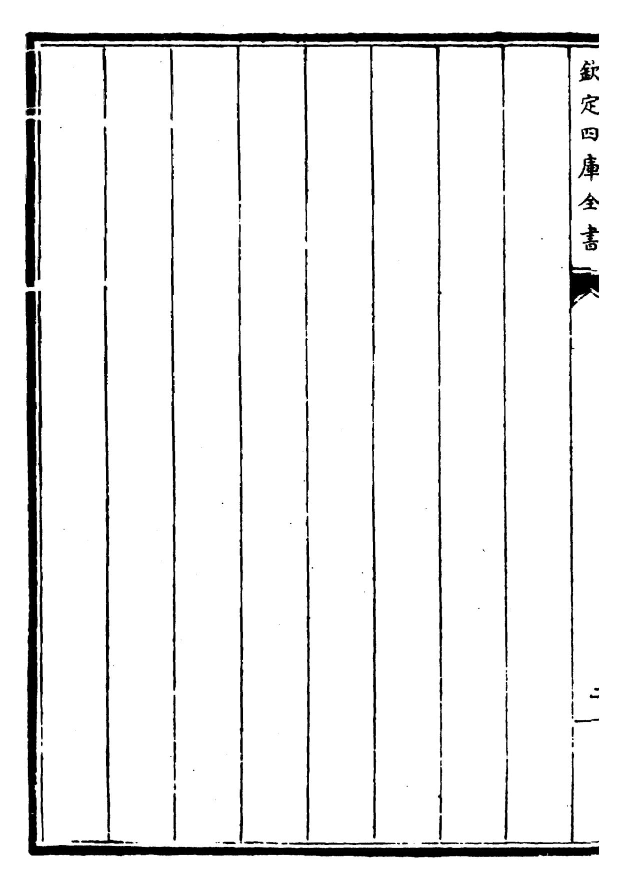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後之妖淫嚚昏刋本嚚訛嚚據郭雲鵬本及唐文粹改又嚚魚巾切刋本訛作嚚虛嬌切據郭本註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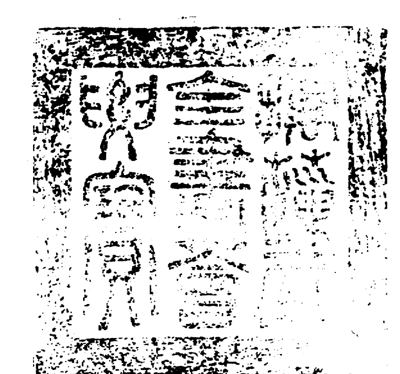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相弭以寧刋本弭訛彌據校宋本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我肌靡傷刋本肌訛完據郭雲鵬本改

第九頁後二行上殫飛而莫遁刋本殫訛彈注同


據郭雲鵬本改
第十五頁後七行陸璣疏刋本璣訛機據經典釋
文序録及隋書經籍志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三

唐　柳宗元　撰

論

封建論

唐之藩鎮初非有取於封建之制特自天寶之後安史亂定君臣幸安介分河北地以授叛將護養孳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其與春秋所謂諸侯强而王室弱之患等至元和間為朝廷擾無虛日公目擊其禍之至此也推原商周封建出於勢之

不得已而秦漢郡縣有公天下之端其曰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蓋猶惜乎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使强藩悍將為中國擾也唐史臣贊景元孫歷數唐諸儒如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宰吉而詳取公之論以為世鑒誠

知言哉作者之年月未詳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一無其生

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緇詵切說文曰叢也）鹿豕狉狉（音丕說文曰貍子曰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

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一無有字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一無有字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

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一作濩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扞戶旦切詩兎罝公侯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一無矣字史記魯武公九年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侯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後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

位十一年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立懿公弟稱於夷宮是為孝公自是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春秋宣三年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射王中肩者有之中陟仲切春秋桓公五年周桓王以諸侯伐鄭蔡人衛人屬焉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春秋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誅萇弘者有之萇音長春秋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周人殺萇弘蓋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劉范不當為昏姻而周之責則在萇弘也天下乖盭音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

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掉徒弔切說文曰搖也春秋尾大不掉遂判為十二合一作吞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一有其字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謂陳勝吳廣之屬賈生過秦論曰始皇既沒餘威振

於殊俗然陳涉奮𤓰繩樞之子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師
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天下雲合響應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
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
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
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
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
則有叛國而無叛郡謂若七國之反漢書吳王濞傳景帝即位晁錯說曰高祖初定天下
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
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

王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遂削諸侯地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謂藩鎮之擁重兵也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

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

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初立名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得魏尚於馮唐（漢書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嘗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之法賞太輕罰太重帝悅遂赦魏尚）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黃霸傳霸為人明察治潁川為天下第一）覩汲黯之簡靖（漢書汲黯傳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細苛為東海太守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名為主爵都尉）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輯音集籍入切）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

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一有斯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締丁計切說文結不解也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疾智切說文目匡也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

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

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

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則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此牧民篇之言也然公大意謂廉恥自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作之年月未詳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

廉者曰不蔽惡一有也字世人之命廉者一無世字曰不苟得一有也字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一有也字世人之命恥者一無世字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

為德屨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公以為末之盡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則亦與孟氏修之之説有以異乎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與達

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眂眂於獨見眂音葺説文曰目也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離明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女巧切釋文云擾也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

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


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春秋昭公十九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至孟子謂孔子奚取焉哉取非其招不往也則斯言出於孔子信矣公曰傳之者誤其果然哉甞味其言至有曰失其道而守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意者當時之人必有竊聖人之言違道而居官者乎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無也字）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茍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

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慘扑普木切說文小擊也梏姑沃切說文手械也拲古勇切說文兩手同械也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

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全其工一有也字達於天下矣一作也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呂不韋之所作也其月令之不合於周法者尚矣嘗觀孔頴達禮記疏案鄭目録云

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案吕不韋集諸儒士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

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所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别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固已疑之公曰夏后周公之典逸矣信然哉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十有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

已矣觀月令之説尚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術音遂説文曰六鄉之外地曰道也）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

養犧牲趨人收斂 趨音促說文曰速也 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 竇音豆說文曰空也窖音教說文曰地藏也 修囷倉 囷區倫切說文曰廩之圓者也 謹蓋藏 藏才浪切又如字 勞農以休息之 勞郎到切說文曰慰也 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 省息井切說文曰察也審也 賜貧

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賛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来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待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

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鼽音求說文病寒鼻塞嚏丁計切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堡音寶說文曰堤也墇也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一無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奥祕布

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一無之字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怠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悟焯音灼說文曰明也

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上居宜切下邪字同）其有嚚然而不顧者（嚚魚巾切說文曰語聲也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

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闕

斷刑論下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藜聲子之言也然自古刑賞初豈嘗有拘時者哉案唐書刑法志太宗親録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觀此則唐之刑賞亦固不以時而區別也公之斯言其必有自而發之哉

余既為斷刑論斷都玩切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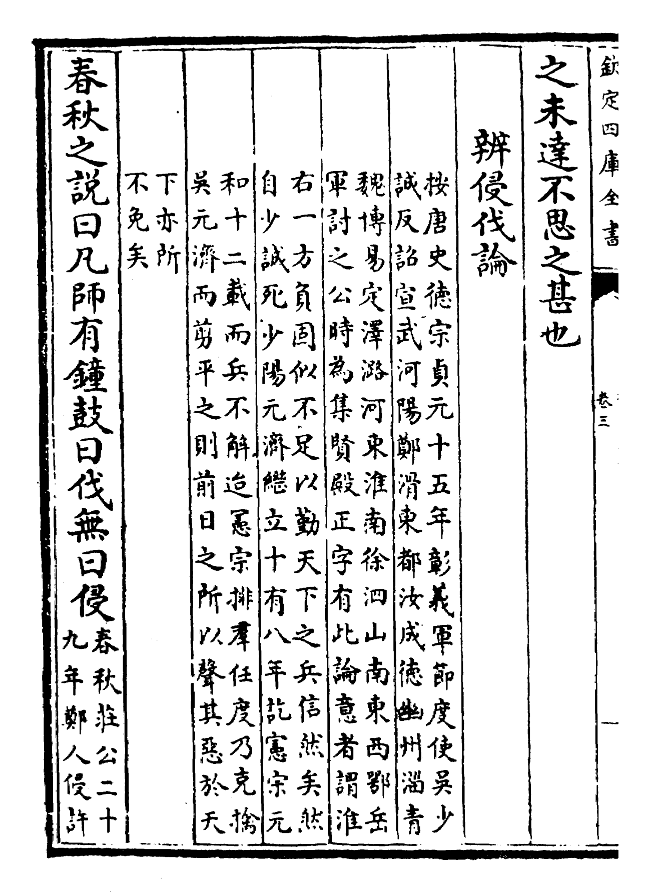
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冬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居隘切說文曰怠也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敺音區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敺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

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太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

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五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痒必至切說文足氣不足病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毋迴切說文曰瞑瞑目不明也支不得舒怨號並平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

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

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
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丁浪切下同）
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
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
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
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咈吾
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
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



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

按唐史德宗貞元十五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詔宣武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徐泗山南東西鄂岳軍討之公時為集賢殿正字有此論意者謂淮右一方負固似不足以勤天下之兵信然矣然自少誠死少陽元濟繼立十有八年訖憲宗元和十二載而兵不觧迨憲宗排羣任度乃克擒吳元濟而蔡平之則前日之所以聲其惡於天下亦所不免矣

春秋之説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莊公二十九年鄭人侵許

左氏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饜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朘一作没一作私一作傷朘遵全切說文縮也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内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

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

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説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

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効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公謂石碏六逆之論有不可槩者故從而辨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説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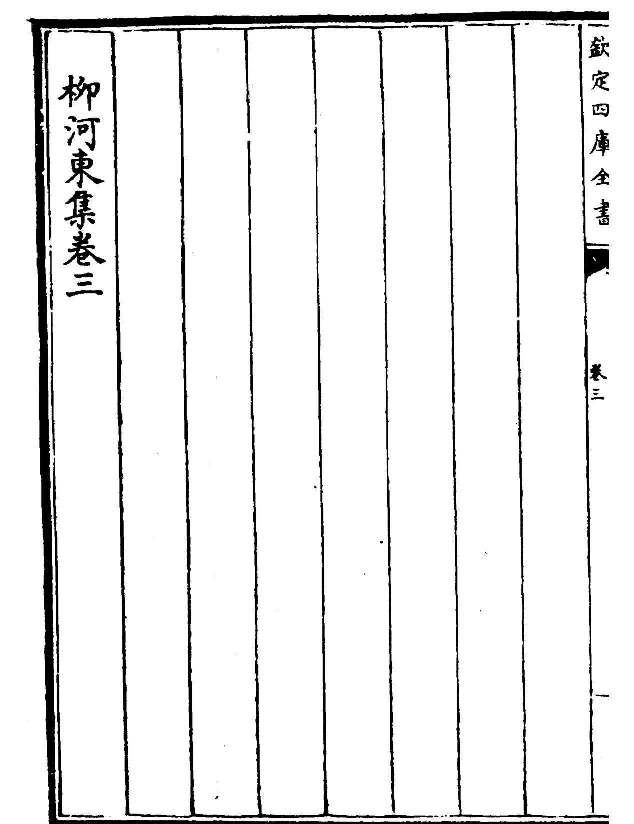
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親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一無矣字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

亂者（敗一作賊）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立乃理晉世家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公使為卿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戰乎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宋世家湣公七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公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及襄公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弗聽遂與楚成王戰大敗傷於泓而卒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禄而黜穰侯乃安張禄魏人范雎也自號為張禄先生穰侯魏冉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虚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拔魏范雎說

秦王曰臣在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王於是廢太后出穰侯以范睢為丞相封為應侯事見史**魏相成璜**胡光切**而疎吳起乃危**成魏成魏文侯之弟璜翟璜也魏文侯二十五年問李克以魏成為相時吳起事於魏有功至魏武侯立以田文為相吳起不悅與之論功自是起遂去魏之楚楚以為相事見史**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史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苻堅曰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及堅繼立遂以王猛為中書侍郎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日熾矣**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

（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初即位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位高恃恩專恣遂誣奏李斯反狀鞫治之腰斬咸陽市夷其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決焉事見史）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臲音孽卼音兀危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咻音休說文曰痛念聲也孟子衆楚人咻之）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

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柳河東集卷三